

南通县戏曲资料汇编



献
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四十周年！

东古文化局

一九八四年十月



王
...在南通县首届通剧会
演上发言。



△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俊鸿在南通里河乡班老艺人座谈会上讲话



俞
頊
彤
，
南
通
县
石
港
镇
镇
长
秦
卫
东
(左二)在南通里河乡班座谈会上。



△江苏省文化厅王鸿副厅长(左一)审看电视片《南通童子戏》。南通市文化局副局长梁戈(左二)，南通县文化局副局长瞿行义(左三)、局长王思一等(左四)陪同审看(1989.4)。



▽南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振高(左一)，南通县石港镇副镇长陈德春(左二)、镇委书记陈广遂(左三)在南通里河乡班座谈会上。



江苏省戏曲志编辑部管和琼、王永敬、朱国芳、马兴山等来袁庄考察戏曲木雕时和市、县文化局部分领导合影。

前言

戏曲志编纂是国家六五——七五规划中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南通县戏曲资料汇编》是为编纂《江苏省戏曲志·南通卷》辑印的。

南通县，古称通州。素以文化灿烂，经济繁荣，物产丰饶，交通发达著称，有“崇川福地”时誉。戏曲活动，历史悠久，戏曲文物十分丰富：南通童子戏是雉文化的一个分支，至今雉、雉舞、雉戏并存。明嘉靖甲寅年间昆曲兴起之际，通州即传一脉，与维扬、金陵、姑苏各领风骚，竞效吴腔。始于清道光年间的石港“五一八”老郎会，一直是里下河地区乡班艺人艺术交流的中心，为南派京剧的摇篮之一。袁灶木刻、戏曲谜盘、徽剧画盘和戏曲灯彩，皆为袖珍式的戏曲文物奇葩。伶工学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戏曲教育学校。抗日战争时期，醒民剧社、良友剧社以及通西服务团等十分活跃，宣传了抗日救亡。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专业文艺团体和业余剧团蓬勃发展，戏曲创作呈现繁荣景象。

汇篇，辑自唐咸通中期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上下千年，资料翔实，比较全面地记录了戏曲（兼及戏剧、曲艺、电视、电影）在我县的流布嬗变。

汇编分为杂剧昆曲，伶工菁华，乡班精英，卖渔湾戏话，胡逗洲俗曲，虚戈集，躬耕篇，曲海拾贝，电波撷珠，纪年表共十大章节，计三十五万字。

汇编求全，但不成其大全。汇编求真求实，囿于诸多因素，疏漏、偏颇难免，敬请方家、读者批评匡正。

汇编系内部资料，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始，近千余人参与了调查、征集和整理工作，这一科研成果理应得到尊重。凡引用或转载请和南通县文化局联系。

一九八九年七月

- 封面题字 张慎林
- 封二题词 严金学
- 章节题字 瞿行义
- 装帧设计 汤济新
- 责任编辑 潮流

编印：南通县文化局

(邮政编码：226300)

印刷：如皋县第二印刷厂

印数：0001—0250

1989年7月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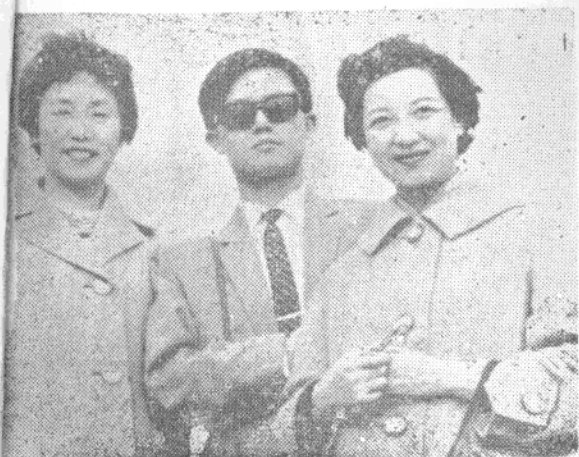
编号：N^o 0000207



△ 1986年7月12日，县文化局副局长张慎林（中）、县文工团副团长易杰祥和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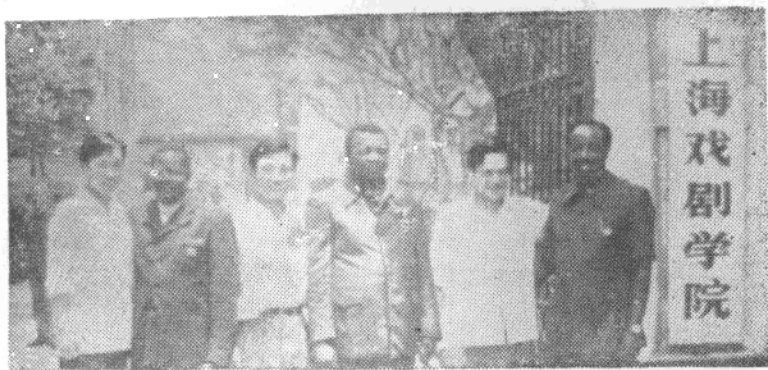


△ 1955年，左云熙、张云溪在波兰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合演《猎虎记》。



蒋英鹤与杜近芳（右）、张美娟（左）合影于意大利米兰市。

1981年6月12日，曹琳（右二）和扎伊尔文化艺术部代表团合影。 ▷



△ 1959年冬，新民京剧团部分团员和外国文艺代表团聚会在杭州西子湖畔。

目 录

杂 剧 昆 曲

- 施龙图子婢杂优.....曹 琳 (1)
通州昆曲史钩沉.....曹 琳 (4)

伶 工 菁 华

- 张謇与戏曲艺术.....杨谷中 (33)
忆“伶工”峥嵘岁月稠.....李竹修 (62)
戴南芳拜客二则.....吴友梅、费范九 (65)
回忆我的父亲——葛次江.....葛韶英 (67)
移风社二三事.....葛次江 (69)
回忆父亲林秋雯.....林余华 (73)
走芙蓉草的路子四大名旦会抢着要你.....白登云 (76)
我所知道的林秋雯.....柳 春 (77)

乡 班 精 英

- 难得的聚会 可喜的收获.....陶应衍 (79)
著名京剧艺术家王鸿寿.....余学广 (54)
王鸿寿是南通州人，没错.....李洪春 (56)
周信芳谈老师王鸿寿.....达云万 (59)
红生鼻祖笔走龙蛇写戏文.....金穷整理 (60)
里下河人忆徽京.....周 桓 (78)
漫话五·一八石港老郎会.....曹 琳 (81)
将军情不尽 能樱艺人心.....吴艳琴 (91)
勤学苦练 精益求精.....吴艳琴 (94)
阳光雨露育新苗.....蒋英鹤 (97)
琐记京剧艺人殷海清、殷虎臣父子.....纪洁辰 (99)
新四军恩同再造 “四老爹”亲如家人.....梅崇兰 (103)
江海苦习艺 欧美扬虎威.....左云熙 (105)
旧艺人的隐语和暗号.....曹汉宸 (109)

人家称我是“斤头大王”	周瑛鹏 (99)
南通市里河班老艺人座谈会石港会议记	石 秀 (111)

卖 鱼 湾 戏 话

樵珊昆曲社	曹 琳 (113)
花南社	曹 琳 (115)
前良友班子	石 朽 丁永强 (116)
反和社	曹汉宸 丁永强 石 朽 (118)
醒民剧社	曹 琳 (121)
活跃在苏中四分区的石港良友剧社始末	杨谷中 杨谷华 (123)
国民党宣传慰劳第八支队	丁倩如 (133)
石港青年联合会话剧队	曹夕安 (134)
青年剧团	石 朽 王长明 (135)
工人剧团	王长明 (139)
公社文工团	王长明 石 朽 (141)
镇文工团	王长明 (142)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宣传队	叶容生 (144)
新时期的业余京剧队	丁永强 (146)
石港首届戏剧节主持人的话	石 朽 (110)
杂忆幼妹崔建飞与石港良友剧社诸旧人	纪洁辰 (149)
艺术生涯的美好回忆	季建礼 (158)
五总古戏台墩	潮 流 (159)
别具一格的戏曲谜盘	曹 琳 (161)
石港的戏曲灯彩	石 朽 (165)
戏盘玲珑 重睹芳华	曹 琳 (166)

胡 逗 洲 俗 曲

通剧递嬗蠡测——童子戏撷拾	曹 琳 (171)
通剧探微	吴周翔 (180)
通剧在石港	渔人整理 (182)
八十年代的八个通剧队	卞奇整理 (186)
通剧流布区域表	贝 扁 (188)

通剧(童子戏)剧目总表	贝 扁 (191)
南通县第一届通剧会演观后感	陶应衍 (195)
方言俚歌谱新曲	沈志冲 (197)
通剧之我见	张 玉 (198)
关于举办第一届通剧会演的通知	南通县文化局 (200)
第一届通剧会演记	石 朽 (201)

虚 戈 集

木雕砖刻 并蒂奇葩	潮 流 (170)
十大万年台	潮流整理 (203)
金沙剧场发展史	宋建人 (205)
南通县影剧场一览表	姜和昭 (206)
金沙道南社	季子 宋建人整理 (211)
学昆忆旧	张德榕 (215)
金沙新民剧社	宋建人整理 (212)
二甲镇京剧组活动记盛	曹林生 蒋宝琛整理 (213)
兴仁镇戏剧活动拾萃	王兴国 (246)
通西服务团	王培中 (216)
葆华剧团	程燮整理 (218)
西亭剧团	秦智强整理 (219)
《人民的血》公演录	戴 礼 (221)
江海平原上的一支野花	张铁军 (222)
南通县绣衣厂文艺队	徐金中 (224)
剧团史话	吴周翔整理 (225)

南通县新民京剧团、南通县越剧团、南通县木偶京剧团、南通县菁艺越剧团、南通县青年越剧团、南通县文工团史、南通县文工团演出剧目总表

东海舰队慰问记	一老九 (214)
周巍峙接见南通县在皖戏曲学员	张松年 (256)

躬 耕 篇

艺海纵横四六春	咸 黎 (235)
我是怎样搞起戏剧评论的	沈志冲 (239)
从“十二麟童”说起	周汉寅 (240)

雨露之恩.....	汪润生 (241)
编剧琐忆.....	曹汉宸 (243)
京剧《越扑越旺的烈火》写作前后.....	卜华鹏 (244)
着眼于情·立足于改.....	张松年 (247)
省以上获奖、发表、演出作品一览.....	贝扁辑 (248)

曲 海 拾 贝

柳敬亭原籍疏证.....	曹 琳 (255)
改名换姓的说书艺人柳敬亭.....	余学广 (257)
曲艺鳞爪录.....	渔人辑 (260)
彩笔填成妇幼词.....	潮 流 (262)
琵琶高手白壁双.....	石 朽 (264)
口技赵小传.....	曹汉宸 (266)
浅谈靠壁戏.....	戴 礼 (267)
相声《内外语》赴京演出记.....	许根林 (268)
水乡乌兰牧骑曲艺队.....	叶容生 (269)
南通县曲艺组、三余区曲艺团.....	吴周翔 (270)
童子演唱的献酒.....	陆锦桂 董仁清 (271)
县文工团曲艺作品总表.....	贝 扁 (273)

电 波 撷 珠

第一次触电.....	张松年 (275)
电影《楚天风云》金沙拍摄散记.....	卢 萍 (277)
金鸡报晓第一声.....	朱竹林 (279)
《鹊桥仙》词一首.....	徐振辉 (254)
电传妙音 波映倩影.....	陈学工 (282)
电视片《南通童子戏》跻身国际学术研讨会.....	潮 流 (283)
电视片《南通童子戏》解说词节选.....	曹 琳 (286)
戏曲 曲艺纪年表.....	金穷辑 (288)
为本编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312)
本编文章题头书写人员名单.....	(185)
勘误表.....	(313)

施龙园子婢雜優

——北宋戏曲珍闻浅识——

曹 琳

施昌言，字正臣。（生卒月年不详）通州静海乡人。①北宋仁宗景佑——庆历年间（公元1034——1041年），凭其才学优异，品德高洁，中进士。宦海生涯，历任江苏、浙江、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安徽数地若干州郡之多种官职。官至龙图阁学士。

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施公昌言在真州（江苏仪征市）任江淮发运使。他于后堂唤儿子、婢女（实为家伎）搬演慢词、杂剧热情款待范仲淹。依循这一见著于《宋史》的戏曲珍闻，顺藤摸瓜，查考了数十部志乘及文人笔记。现将施公其人其事并有关背景资料考证钩稽，仅供编史修志时参考。

嘯歌管弦满东园

北宋仁宗皇佑年间（公元1094—1051）施昌言被加封为龙图阁直学士，出任江淮发运使。②该职为总领江淮两浙、荆湖六路水运之首席官员，举荐任用一州行政长官，位居要津、权任甚重。③江淮发运之机构设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因为“真为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所治”。④

当年，真州城东有一座监军废弃的旧

营地。鼠窜犬奔寒鸟哀鸣，颓垣断壁遍地荒墟。施昌言在处理繁剧政务的闲暇之际，与发运副使许子春、判官马仲涂，将这座废旧的军营改造成为恢弘精巧的园林。因该园地处真州城东，则命名为东园。欧阳修是东园常客，他在《真州东园记》一文中，描摹了园中盛景：“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宴之堂。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嘯歌而管弦，四方之宾客与往来者共乐于此。”⑤

施昌言建造的东园，实际上成了真州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州人士女嘯歌而管弦”则是戏曲活动（或称为类戏曲活动）——歌舞、杂戏演唱的生动描述。欧阳修的笔端捕捉了北宋市井戏曲暨各种娱乐活动竞相发展中的一个特写镜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倡优新兴太平年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虽说国弱地狭，却较少内乱外患。相对稳定的太平年月，使歌舞、杂戏在人口密集的大都会——开封、杭州、扬州、真州等地，成为一种官民共享的娱乐活动。由于官方某些经济政策的

实施，给伶人队伍的扩充提供了条件。时值王安石变法初行。为了大量回笼货币，竟利用女伶在官衙中临时设置的酒柜处歌舞、唱戏，诱惑平民纵酒欢愉。有资料载。

“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民。设一厅而置酒肆于谁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即命倡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⑥

另外，真州、扬州有大量路岐人，到处冲州撞府，卖艺谋生。对歌舞、杂剧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欧阳修有《赠歌者》诗，可从中窥见一斑。“病客多年掩绿樽，今宵为尔一倾醺。可怜玉树庭花后，又向江都月下闻。”⑦诗中提及的曲目“玉树后庭花”系南唐李后主所作的乐府吴歌，后经唐代梨园乐工李龟年奏羯鼓长歌，传唱后世。衍成戏曲曲牌。⑧

仁宗时，帝王之下，贵族豪富，乃至士大夫，外眷官妓，内蓄家伎，寻欢排遣，弥为时尚。“两府两制，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⑨

歌舞升平普天下，真州为天下之冲，东南六路之会，四方贤士大夫无日而不来。⑩杂戏演出的盛况是不言而喻的。可惜文史志乘所载甚微。施昌言“子婢杂优”款待范仲淹，则是不可多得的史料了。

范仲淹后堂观戏

范、施二公同朝为官。对朝廷收重兵在京师四周备用的冗兵冗吏国策，忧患余生，多次上谏，屡屡遭贬。在政见和私交上，是心曲相通的。大约在皇佑三年（公元1051）范仲淹去真州，施昌言邀之后堂叙旧。安排儿子和婢女联合演出，款待范公，《宋史·列传》载曰：

“昌言为发运使时，召范仲淹至后

堂，出婢子为优，杂男子慢戏，无所不言。仲淹怪问之。则皆昌言子也。”⑪（通州嘉靖志、万历志、乾隆志、光绪志均为转载和补遗）⑫寥寥数语，提供了重要的戏曲活动线索。

一、施昌言儿子和女伶排演节目，已是娴熟自如，能登堂入室，款待宾客。足以见得施公私蓄的若干名家伎，和自己儿子经常排练演出歌舞、古杂戏。这是一种早期的家乐班活动形式。

二、表演内容之一为“慢词”。

慢词是当年流行的说唱杂戏之一。⑬始于唐，为柳永创腔填词，散播四方。⑭一说“慢词盖起于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睹新声”。⑮“睹”则见其形，慢词有表演因素，是一种唱做兼容的戏曲演唱雏型。

三、表演内容之二是无所不言的“杂戏”。

宋杂剧是各种滑稽表演、歌舞、杂戏的统称。演出诙谐笑谑的故事。容量小，多为独幕剧。常常插科打诨，贬褒人情世态，无所不言。“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箴诵工谏之义，世曰为杂剧是也。”⑯杂剧一般由末泥、引戏、副末、副净、装孤五人联合演出。

施昌言子婢杂优，数人合演，存在着分行归路的迹象，诙谐笑谑，无所不言的表演形式，正是杂剧演出的风貌。

其实，杂剧当时在真、扬地方的演出频繁，深为各界人士所青睐。连大文豪欧阳修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也引用杂剧人物插科打诨的情景来作比方：“正如杂剧人上名下韵不来，须勾副末接续。”⑰

旧文人大作文章

子婢杂优，竟演杂剧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连皇家后院也不例外。裴

子野《宋略乐志叙》中描述得极为生动详尽：

优杂子女，在宫中为皇帝吹奏天上的仙乐，表演变幻无穷、柔美奇幻的鱼龙杂戏。诸侯朝见天子，于宫中参加御筵晚宴，优人踩着吴歌的节拍，长袖作楚舞。身穿宛如薄雾般的妍丽罗衣，舞弄着金丝玉石制作的道具。皇上龙颜大悦，加恩特赐优人。群臣纷纷效法，一时天下流行。

⑮尽管崇尚儒学的士大夫视“子婢杂优”为“伤风败俗”之事。然而，“王侯将相、竞相夸大，从风而靡。⑯施昌言并非标新立异魔头，也非众矢之的罪魁。

时过境迁，元朝丞相脱脱主修《宋史》时，则将施公打入另册。认为虽“能任剧繁，然或寡廉，君子耻之。”⑰

到了明、清两季，纂修通州志的官员，以“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⑱为由，更是变本加厉大做文章。“施昌言以子婢杂优媚客，盖奸恶无耻之甚者，士林所不齿。”并想当然的认为：“旧志录而不削，何以故？盖以存鉴于乡之君子。”

⑲这近乎于一篇荒唐的檄文了。

注释：

①现江苏省南通县兴仁地区古为静海乡属地。

②《北宋经抚年表》。

③《宋史·食货志之二·漕运》。见《辞海》缩印本。漕运条目。

④⑤⑩欧阳修《真州东园记》。见《欧阳文忠集》卷五十六。

⑥宋汪拯《燕冀谋治录》。

⑦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五十六。

⑧唐文标《中国古代戏曲史》130页。

⑨《曲消旧闻》。见《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二十五。

⑪《宋史·列传》卷二九八。

⑫《嘉靖通州志》卷五。

《万历通州志》卷七。

《乾隆直隶通州志》卷二十二。

⑬唐文标《中国古代戏曲史》149。

⑭宋汪拯《泚水燕谈录》。

⑮宋翔凤《乐府余论》。《中国古代戏曲史》149。

⑯洪近《夷坚志》。见《中国古代戏曲史》236。

⑰胡仔《茗溪渔隐丛话》。

⑱裴子野《宋略乐志叙》。

优杂子女，荡目淫心，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慢为环玮，会同饕餮，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忤罗罽壳侈其衣，金缕玉珥其器。在上班赐宠，群臣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高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持，如恐不及，算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

⑲裴子野《宋略乐志叙》。

⑳《宋史·列传》卷二九九。

㉑何元朗《四友斋丛说》。

㉒《万历通州志》。



通州昆曲史鈞沉

曹琳

远在盛唐之前，烟波浩渺的长江入海口，横卧着三大沙洲。洲上杂居着来自各方以煮盐为业的移民。沧海变迁，沙洲成陆，五代后周德显五年（公元958）正式建置通州。

随四方移民而来的各地民俗文化，在竞相消长的进程中，编织成绚丽多彩的文化背景。然而，在戏剧领域里，除却巫入淫祀娱神的类戏曲活动外，依江傍海的通州地域，不见戏曲新品类问世。这种历时近五百年的戏曲文化真空，到了明嘉靖甲寅（公元1554）前夕，被崛起的昆山腔填补了。昆山腔闯进了一块没有其它剧种竞争缠扰的净土，趁着日趋兴盛的盐务和渔业而迅速发展。朝政更迭、兵连祸结，不少乐工伶人避乱僻野通州，更是扩大了昆山腔的复盖面。

追溯通州戏曲史：明清二朝，唯昆曲独步剧坛。

纵观昆剧史：自昆山腔问世，通州即传一脉，与苏州、扬州、金陵遥相呼应，各领风骚。

本篇辑辑了自明朝嘉靖甲寅（公元1554）至清季宣统庚戌（公元1910），凡三百五十余年的星散昆曲资料，列为九节：

- 一、昆曲在通州的兴起
- 二、歌伎
- 三、演出场所
- 四、家乐班
- 五、昆曲与士大夫
- 六、昆曲在民间
- 七、剧作家
- 八、上演剧目
- 九、与昆曲伴生的剧种

一 昆曲在通州的兴起

南通历史上较早的戏曲活动实录，出自陈尧之手。通州人陈尧，字敬甫，号梧冈，明嘉靖十四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他在《八书·宴书》篇中记载：

嘉靖甲寅（公元1554）前夕，“贵家臣族非有大故，不开筵，不设彩，不用歌舞戏。闲有一焉，则里中子弟群往观之，谈说数日不休。”①这种可供里中子弟群往观之的歌舞戏，其演出场所，必定是敞厅、广场或露台之上。

嘉靖甲寅以后，情况发生了急骤的变化。歌舞戏不再是殷实富户专有的娱乐形式了。

“闻之乡里之人无故而宴客者，一月凡几。每用歌舞

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夺之，以得者为豪。”②

陈尧笔下的“歌舞戏”是什么剧种？

“歌舞戏”即指“昆曲”。

1. 明朝中叶前，南通的戏曲演出活动，文史鲜见。歌舞戏是嘉靖甲寅前夕，闯入江左的新兴剧种。

2. 嘉靖甲寅前后，正当昆山人魏良辅、张野塘翁婿 改革创新“水磨腔（调）”在江右阡陌传唱之时，一江之隔的通州优伶活动激增，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在那“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明中叶，通州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3. 通州位于江海交汇处，宋时曾为入海的唯一孔道。（见《文天祥全集》）通属数场，地阜盐丰。宦官商贾趋之若鹜。他们以押伎玩票，猎奇夸富为能事，将风靡一时的“昆山腔”演员携来通州演唱，或许因为昆山腔还处于初创之时，尚未正式冠名。故尔，陈尧将融歌、舞为一体的昆山腔演唱，称为歌舞戏。

4. 再来看看歌舞戏演出之形态：

黄应征，字君求，廪膳生。嘉靖时如皋人。他和友人秋日同登文昌阁，南望“江光千树杪，海气五山边”的通州城。耳听“梵呗闻钟磬，娇歌杂管弦”，感慨万分。③

又如进士李之椿《赠范布衣》诗中也有过：“如今亦变得欢喜丝竹肉兮”。④

“娇歌杂管弦”，“欢喜丝竹肉兮”当指昆曲演唱无疑。

如皋名绅冒梦龄（冒襄祖父），在一首题为《歌姬王碧如移居》的七绝中，也描绘了一位活跃在如皋的著名艺妓风姿绰约的形象：

“兰芳不逐红牙尽，
蕙质浑消白雪初。
寄语河洲好逑者，

他年稳倩七香车。”⑤

手拍红牙，低吟浅唱的王碧如和其时城乡巫人的类戏曲活动大相径庭。那种“大巫鸣锣，小巫击鼓，披头散发旋作鬼舞……”⑥的粗陋单一演唱，使人们觉得枯燥和乏味。昆山腔演唱自然为时人倍加青睐。

昆山腔自嘉靖甲寅前夕流入通州，很快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娱乐身心的共同需要。万历年间，形成了“竞效吴腔”⑦的局面。《海曲拾遗》中，有则颇为诙谐的趣闻：万历年间，乡村设道场做佛事时，众僧人纷纷学唱昆腔，并用丝竹伴奏。当然，在僧人中抱残守缺的也不乏其人。如永护庵行僧可信，执拗地认为昆山腔掺入佛事之中，实属褻渎佛门。他宁可一人孤独的去耕作香火田。有时他荷锄依陇，耳听吴腔四起，惘然若失，呆若木鸡。竟招引来许多鸟雀停伫于他的破斗笠上，喋喋鸣叫。⑧

和迂腐的守旧派可信僧人截然相悖，有位市井孔文杰。他溺情优伶，可以说达到荒谬的程度。据邵潜《州乘资》载：孔文杰性情凶恶，却和优人孙郎相处得十分投契。耗费数千银两，供其吃喝。常宴饮于内室，并胁迫妻子陈氏陪同，陈氏怒骂不从。孔文杰唯恐孙郎不悦，专门租赁一个住所，置家室于不顾，朝夕陪伴孙郎⑨。

官场上附庸风雅的时尚，也促进了昆曲艺人社会地位的改观。崇祯七年，陕西人，举人彭希贤任通州太守。他对富户为非作歹的劣迹，缉查很严。一经发觉，总要罚以重金。他将收罗来的银钱，广为交游。凡是以唱昆曲谋生的优伶，奉上官之命前来，也一概被奉为上宾。临走之时，彭太守还解囊相赠。这些奉上官之命前来的优伶，多为达官显贵的家乐歌童。其地位几与幕宾相等了。⑩

注释：

①②《崇川咫闻录》卷三·陈尧《梧冈文集》。

③⑥《东皋诗存》卷四

④《崇川诗集卷》卷五

⑤《冒氏诗略》卷二

⑦⑧《海曲拾遗》

⑨⑩《州乘资》卷四、卷三

二 歌 伎

昆曲的传唱，与歌伎伶工息息相关。

通州的歌伎，主要来自维扬、金陵、姑苏。

明清两朝，盐务收入仍然是全国重要的经济命脉。扬州是两淮盐运的官署总部，管辖六省，堪称淮左名都。在这样一个消费性城市里，盐商云集，寻乐消闲，品曲风月场。贫苦百姓，出于糊口营生的需要，只好让子女从事女乐歌伎的“贱业”。郑板桥曾经作诗曰：

“千家生女先教曲”。①

通州状元胡长龄也曾有过：

“扬州风月古来夸”②的诗句。这些诗作的产生，正是当时畸形的繁华的都市文化的折射。

维扬歌伎，随着从事盐务的官宦盐商流入通州地界十大盐场，实属迫于生计，也是身不由己。

清初诗人曹亭的《小妓织秀》诗，记叙了一位来自维扬的娇小歌伎。这位涉世不深色艺冠时的女娃，远离乡土献艺通州。

“发俊双蛾长欲成，邗关积秀尽知名。
月中顾影浑凝玉，花里聆歌即是莺。
可爱临风矜绰约，何羞逐队学逢迎。
几回相遇开颜笑，一转秋波更有情……。”③

（按“邗关为扬州一古名”）

乾隆年间，李渔彬也有过类似记载：

“小伶美官颇明慧。别去十年。吾友见之於扬州，非复盛颜矣。美官以便面索诗，友赠之，有‘欲采芙蓉奈晚何’之句。秋夕月下，为余诵之，感而赋此：

‘听诵新诗一黯然，曾惊雪花舞琼筵。
酒徒散尽冬哥老，回首欢场已十年。’④

诗人对久别的维扬歌伎，充满了眷恋之情。

黄理《李悦堂先生阁见敬答》提及另一位维扬歌伎的行踪：

“昔先生在舍听歌者曹月英度曲诗，有一‘青衫红粉总谁亲’之句。今十余年矣，月英重来……。”⑤

看来，明清两朝，扬州歌伎，迫于生计浪迹通扬，以为常事。一直到清朝光绪年间，两淮盐运通州分司署地——石港，仍常见三五女子结伴而至的“打唱班”。她们演唱于酒肆茶楼。这种来自扬州的“打唱班”又称“髦儿班”。一般由一位半老徐娘的“老举”管领。班内成员多为二八韶华的雏伶。

金陵歌舞部甲天下。如皋冒襄的爱妾董小宛，就是蜚声秦淮的名艳。她自嫁冒襄后，虽然是“邵管弦，洗铅华”⑥未见有重温旧业的记载。她对冒氏家乐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

金陵的教戏师傅，也为通州昆曲艺术的兴盛发展呕心沥血。《五山耆旧集》中有《送歌师徐顺昌》篇：

“曾上君家水上楼，君今归去又残秋。

休言得见开元盛，白尽江南弟子头。”

昆曲发源地苏州，是通州歌伎倾慕与向往之地。不少通籍歌伎，剪江赴学，学成归来，不以色相悦人，只是认认真真的演唱。顾兰英校书即为一例。（按：清朝文人，雅称艺妓为校书）徐珠《琵琶赠顾兰英校书》：

“美人怀抱琵琶弹，美人华年才二八。
一声两声歌入云，娇喉一串珠圆匀。
不将颜色尊前竞，只抱琵琶指上抡。
江南本属徵歌地，飘蓬屡向江南寄。
此时沦落又归来，琵琶仍藉谋生计。”⑦顾兰英既有“娇喉一串珠圆匀”的演唱功力，又有“不将颜色尊前竞”的风骨。她从苏州沦落归来，实际上是视伶人为玩。物的封建社会的悲剧

清嘉庆初，石港场有位金校书。她曾是位“卖曲三年湖海遍，一曲琵琶旧有名”⑧的高手。可惜和顾兰英一般时乖命蹇。最终有幸在故里——石港榭珊昆曲社找到归宿。冯云鹏《听渔馆邀饮赠歌者》词曰：

“筵前促膝询乡里，天涯咫尺。长干同里不相识，反在他乡。晓得行云迹，一帆风下姑苏疾。看花花里花相结。去来更有佳消息，吴水吴山画入眉弯碧。”⑨

来自维扬、金陵、姑苏的昆曲演唱艺伎，竞艺通州，给一些贫困的土生土长的雏伶，提供了一个博采众长的机会。她们刻苦操练，使得演唱技艺日进。曹星谷笔下，就记载了这样一个角色。有一位叫罗凤彩的歌伎，东洲人（今南通海门县人）。

“能作新声，晤语欢场。十五学琵琶，当歌脸半遮，早年歌茗自名家……”不料过早夭亡。诗人惋惜万分，写下了：“尔今曹植梦，凄断洛神家。”⑩的断肠诗句。

薛显祖《枕山园诗集》·《老妇吟》录下的一位清雍正、乾隆年间的艺伎，其经历则不能不令人喟然长叹了。

“十三画眉何妍妩，十五十六学歌舞。
清商缥缈声绕梁，进退直与惊鸿伍。
芳兰竞体自传香，拂拭姣好衣纂组。
自揣妙技擅当场，惟愿朝天入昭阳。
昭阳殿里韶华管，长乐宫中彩袖双。

六州歌头造新曲，紫尘集羽咸所长。
钿蝉金雁珊瑚钿，吴绫衫子蜀锦裳。
深闺杳杳认者少，不闻人道歌舞好。
里门争逐少年儿，空令老辈相倾倒。
朱门纨裤乏知音，暗袖耳囊徒草草。
寂寥避日唱伊凉，腰肢欢试增烦恼。
少时那解女红贤，悔得前非今已老。
东家少妇夫封侯，西邻弱女君子速。
筋宽力缓总不仁，破慢重歌气不道。
箫管谁家斗新技，见猎不禁心欢喜。
视盲足软无由前，旧谱寻向灯前理。
肌肤憔悴脂粉羞，不羨风流菊部子。……”

昆曲在通州传播的过程，是艺伎间相互消长、竞争的过程。推陈出新、存良去莠，优胜劣汰的法则，对于一些以糊口为唯一目的，然而，又缺乏艺术天资且不勤奋的艺人来说，是无情的。孙世仪《歌者叹》记载了这一类事实：

“本以寄吾情，或乃借糊口。

赏音自昔难，发唱固非偶。

强聒无倾听，阳春益堪丑。

母乃巴里声，营营而苟苟。

旨哉林君类，披裘行陇亩……”⑪

虽说赏音者要求苛刻，但这位歌者的艺伎也着实平庸。营营苟苟者，当然只能自惭形秽，回家种田了。

还有些歌伎，在竞争中败北，只得兼靠出卖色相度日。

“……门前车马逐翩翩，几日繁华冷暮烟。

半世偿还风月债，一生管领女儿弦……”。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推动昆曲发展的动力。像“两床丝竹一堂春”⑫“许绶铃时年十三，与李月英对唱《武仙花》甚佳……”⑬才是通州昆曲演唱活动的主体。

注释：